

33 芥蒂猶存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國民政府宣告統一告成。二十日，改北京為北平；改直隸省為河北省。自六月八日晉軍開進北京城後，國民政府發表了一系列任命。先是，六月四日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戍總司令（楊愛源後任副司令）；八日，任命張蔭梧為北京警備司令；十二日，任命傅作義為天津警備司令、南桂馨為天津特別市市長；二十六日，任命商震為河北省政府主席。兩市一省盡入晉閻囊中矣。

七月四日，以商震為主席的第一屆河北省政府在天津成立，省府委員宣誓就職，韓復榘缺席。蔣介石為安撫馮玉祥，任命鹿鍾麟為國民黨北平政治分會委員、馮的秘書長何其鞏為北平特別市市長；任命韓復榘為河北省政府委員，皆為有職無權的頭銜。唯一的一點實惠是把北京崇

文門統稅局一所歸馮部管理，每年能有二十萬元的進項。

馮玉祥為示與世無爭，六月十三日，命韓復榘率所部第六軍撤出南苑軍營，移駐北京西南七十五公里的新城縣。第四集團軍（李宗仁）之李品仙部進駐南苑軍營。未幾，韓軍再移駐保定以南十公里，京漢線上的于家莊。韓復榘的司令部設在望都，距北京一百七十公里，也在京漢線上，離方順橋不遠。

北京克復以後，蔣介石分電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三位集團軍總司令到北京舉行「善後會議」。馮在百泉覆電，託病不去。蔣請李居中調停，復敦囑張之江、馬福祥再三電馮促駕，馮始應允參加。

六月二十九日，蔣介石由南京經漢口，偕李宗仁乘車北上，擬再與馮玉祥連袂進北平。七月一日晨，蔣專車到達鄭州。馮到站歡迎，登車與蔣晤談二十分鐘，旋下車宴請蔣一行。李宗仁後



一九二八年七月六日，蔣介石（前排左一）、馮玉祥（左二）、李宗仁（左三）及閻錫山（左四）四總司令在北平西郊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成、祭告國父典禮。

來在其回憶錄中記述：「我見馮身軀結實，滿面紅光，無絲毫病容。然他在宴會席上，仍頻頻咳嗽，望其人，聽其聲，分明是假咳嗽。我就用膝蓋碰了碰坐在我身旁的李濟深。散席後，我問李：『你看馮先生在害病嗎？』李微笑道：『他在扮戲！』」（註一）馮不肯與蔣同行，送走蔣後，獨自乘專車北上。

七月二日午，蔣介石專車將過望都，韓復榘理應到站迎送。參謀官傅瑞瑗四處尋韓，不見踪影，最後好不容易在當地商會會長家找到正在打牌的韓復榘。傅向韓報告：蔣總司令專車即將路過望都，請總指揮盡快去車站迎送。韓一邊打牌，一邊不動聲色地說：「他來就來，走就走，我去幹什麼？」傅深知韓的脾氣，急忙又把參謀長李樹春請來，再三勸說，韓才極不情願地換上一身整齊的軍裝去了車站。（註二）

雖然只有十幾分鐘時間，蔣介石還是在車廂裡接見了韓復榘。由於是初次見面，蔣不外語多勉勵。蔣在說話時，一直在很注意地看著韓復榘，也許是韓在河南戰場上不俗的表現，以及不久前發生在北京的「鮑旅事件」，給蔣留下深刻的印象。

翌日中午，馮玉祥乘專車赴平途中，於望都下車，在車站與韓復榘、參謀長李樹春及幾位師長敘談。下午三點，馮與韓等同車北上，很快就到達韓軍駐地于家莊，再下車集合韓軍營以上軍

（註一）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五百七十九頁。

（註二）傅瑞瑗口述歷史。

官訓話，當晚即下榻軍營。

四日凌晨，馮玉祥、韓復榘等一行到達保定，見到鹿鍾麟、劉驥、孫良誠、馮治安、鄭大章、龐炳勳等人，大家相見甚歡。馮請眾人吃他最愛吃的保定地方風味「牛肉罩餅」，並問大家：好吃不好吃？眾人齊聲說：好吃！馮大樂，連著兩天頓頓請部下吃「牛肉罩餅」。眾人要求換個口味，馮問其詳。孫良誠推說他不愛吃牛肉。馮立刻命人該換豬頭肉罩餅。此事一時傳為笑談。

五日深夜，馮玉祥、鹿鍾麟、韓復榘、劉驥等登車前往北平。馮來保定時，乘坐的專車前有「泰山號」鋼甲車押道，過了保定反命鋼甲車殿後；專車後邊還掛有一輛「花車」，供馮使用。這時馮卻將「花車」安排給參謀處人員乘坐，自己與鹿、韓、劉等高級將領卻登上一節由鞏縣兵工廠加裝鋼板的鐵篷車上，目的是與北平當局玩「捉迷藏」的遊戲。

六日晨五時，馮玉祥的專車突然出現在北平西直門火車站，原來雲集在西站迎接的北平各界人士，又匆匆跑到西直門火車站，目的是讓北平當局難堪。

上午七時，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四總司令偕各級軍政要員、北平各界工商代表數百人，在北平西郊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成、祭告國父典禮。鹿鍾麟、韓復榘等作為第二集團軍將領代表，也參加了祭典。屆時，蔣主祭，馮、閻、李襄祭，商震宣讀祭文。祭奠中，蔣撫棺慟哭，眾人上前相勸，哭益甚。馮嗣後回憶說：「蔣先生哭了很久，還不停止。我

走上去如勸孝子一般，勸了多時，他始休淚。」^(註三)李後來也回顧道：「蔣先生忽撫棺慟哭，熱淚如絲。馮、閻二襄祭也頻頻拭淚，狀至哀傷。我本人卻在一旁肅立，雖對總理靈柩表示哀悼，但並未墮淚。」他認為：「撫棺慟哭，拭淚相陪，都似出於矯情，我本人卻無此表演本領。」^(註四)

當晚，馮玉祥下榻頤和園行轅。韓復榘偕參謀長李樹春進城，去前毛家灣九號第三方面軍駐北平辦事處下榻，這裡曾是張作霖時代最後一任國務總理潘復的宅邸。

九日，馮玉祥率第二集團軍在平將領李鳴鐘、鹿鍾麟、韓復榘、石敬亭、劉驥、鄭大章、龐炳勳、馮治安等前往南口，舉行追悼南口大戰陣亡將士大會，並邀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與會。蔣、李均蒞場，閻因南口大戰期間曾加入反馮陣營，不便出席，僅派代表前往。追悼會由李鳴鐘主持，馮玉祥主祭，何其鞏宣讀祭文，鹿鍾麟報告南口大戰詳情，蔣、馮均發表演講。馮講話時，聲淚俱下，聆者皆泣。

十一日，蔣介石在北平湯山邀請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吳敬恆、朱培德、鹿鍾麟、商震、白崇禧、陳紹寬、張群、何成浚、石敬亭、韓復榘、劉鎮華等召開軍事善後會議，討論軍事方案及軍事意見書。史稱「湯山會議」。

十二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陳紹寬等在北平湯山決定軍事整理方案，組織

(註三) 馮玉祥：《我的生活》，第六百〇八頁。

(註四)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第五百八十頁。

編遣委員會，擬全國共編六十個師，憲兵二十萬，統一由中央指揮。

湯山會議還對各集團軍的地盤進行調整：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擁有東南各省；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擁有魯、豫、陝、甘、寧、青；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擁有晉、冀、察、綏及平、津二市；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擁有桂、湘、鄂及漢口市。結果除蔣以外，馮、閻、李都不滿意。馮沒得到華北不滿意；閻因蔣任命何成浚為北平政治分會主席，掌握北方軍政大權，限制了他的權力，當然不滿意；李嫌地盤小，沒有出海口，也不滿意。好在是初次過招，大家還沒翻臉。

馮玉祥十四日忿忿離開北平，返回河南，再徑往西安去了。鹿鍾麟離開北平，也不回保定，直接去順德，住進「宏道醫院」，以示消極。

韓復榘軍六月中旬自北京南苑移師河北省望都之際，直魯軍殘部亦由天津撤至唐山。七月下旬，國民革命軍發動東征，肅清濼東，以期消滅直魯軍殘部。此次行動以三、四集團軍為主攻，徐永昌、白崇禧分任總指揮；一、二集團軍為協攻，陳調元、韓復榘分任副總指揮（陳職由白代理）。

四集團軍李品仙、廖磊部一馬當先，沿京奉路向濼東進發。

馮玉祥此刻無意再替人做嫁衣，答應二集團軍參加東征，不過是虛與委蛇。

八月初，韓復榘軍奉命自望都出發，繼李品仙軍之後參加東征。韓軍一路磨磨蹭蹭過了天津，行至軍糧城附近即停止不前。徐永昌率三集團軍路過韓軍駐地，出於私誼，順便去看望韓復榘。

韓對徐說：「馮先生已有命令，教我撤回河南，不讓我去。」同時又密告：「直魯軍與奉軍力量尚大，你們沿津榆線過塘沽腰地，幾乎四面是水，只中間一條鐵路，此一去恐怕很難得回來！」徐說：「你們知難而退，這對不起朋友，而且我卻不能和你們那樣做。」韓說：「按馮先生命令，須立即撤走，不過看在朋友的份上，我可以緩緩開跋，能等你兩星期，至非走不可時，亦留一部隊伍等待收容你的隊伍，我亦趁此休息整頓幾天，你們會很快地敗退回來。」當時三集團軍行軍路線恰在鐵路的最南面，比鄰大海，因此韓說：「你部右後皆水，你們吃敗仗，後退都退不回來，想收容你恐怕都很難。」徐在前線見到白崇禧，話及遲遲不到的二集團軍，躊躇滿志的白對徐說：「我們由廣東能打到此地，他愛來不來！」(註五)後來在徐的精心指揮下，三集團軍東征進行得還算順利，韓雖然沒能幫上忙，但徐對韓的一片好意始終心存感激。

是年春，韓復榘率軍自河南漯河北上彰德參戰，樊鍾秀乘河南空虛之機，聯合豫西南一帶的「紅槍會」向馮軍發難，直逼洛陽、鄭州。馮玉祥急調宋哲元、石友三、劉汝明等部解洛陽、鄭州之圍。樊敗走豫西南魯山、寶豐、襄城一帶。北伐軍占領北京後，被宋哲元趕出陝西，滯留在豫南駐馬店一帶的原第二集團軍第五方面軍岳維俊部，又與樊聯合反馮。

馮玉祥將第二集團軍駐魯、豫部隊及駐陝、甘部隊分別交鹿鍾麟及劉郁芬指揮。同時命令鹿鍾麟速回河南指揮部隊對樊、岳作戰。

(註五) 徐永昌：《求己齋回憶錄》。

八月四日，鹿鍾麟指揮石友三軍及所部劉汝明軍、劉驥軍擊潰樊軍於寶豐、邠縣。樊軍殘部退往豫西伏牛山區。

二十四日，馮玉祥嚴令參加東征的韓復榘軍立即撤回河南協剿。韓軍遂班師返豫。

韓復榘臨行前，張宗昌致韓一信，略謂北伐軍的成功，並非完全是軍事勝利，實因民心所向，天意所歸。今精選戰馬數十匹，分贈兄等云云。張贈韓十二匹高頭大馬，馬項間皆懸牌記名，皮毛多為棗紅色及米黃色，據說都是張部白俄軍團之上駟。（註六）

三十一日，鹿鍾麟、韓復榘兩部在南陽大敗樊鍾秀軍，亦將盤踞在豫西伏牛山區之樊軍殘部驅向鄂境之棗陽、隨州，樊本人逃往漢口。同時壓迫駐馬店之岳維俊軍退往皖境。河南全境，遂告肅清。

岳維俊軍退安徽後被蔣介石收編，中原大戰時，岳軍曾對馮軍作戰，戰後被蔣編為第三十四師。岳師奉蔣命，對紅軍作戰。一九三一年三月九日，岳師在湖北孝感被紅軍全殲，岳亦被俘。紅軍將領徐向前因曾任胡景翼國民二軍參謀及弓富魁第六混成旅團副，待岳以長官之禮。岳提出以價值數萬銀元之十萬套軍裝為獲釋條件，徐允之。其後岳家屬踐約，而張國燾卻在收下錢物後將岳處決。（註七）

（註六） 傅瑞瑗：〈韓復榘舊事〉，《縱橫》，第四十四期，第三十九頁。

（註七） 王衛民：《民國軍人志》，三百一十七頁。

進入九月，韓復榘部奉命駐紮陝州。是時韓已不再是第三方面軍總指揮，也不是第六軍軍長，而是「暫編第一師」師長。

北伐完成後，全國軍隊有八十四個軍（含二百七十二個師）、十八個旅、二十一個獨立團，共計一百多萬人，一年軍費需三億元，而當時全國一年財政收入不過四億元！因此裁軍勢在必行。

蔣介石、馮玉祥、李宗仁、白崇禧於八月在南京舉行非正式編遣會議。蔣首先推出全國軍隊共編五十個師的大框架，具體分配辦法大家討論。馮根據自己的優勢提出一個編遣原則，即：強壯者編，老弱者遣；有槍者編，無槍者遣；有訓練者編，無訓練者遣；有革命功績者編，無革命功績者遣。根據這一原則，他又提出一個分配方案：第一、二集團軍各編十二個師；第三、四集團軍各編八個師；雜軍編八個師。馮以為第二集團軍兵員多、素質好、戰功大，理應多編幾個師，此方案有利於第一集團軍，又限制了第三、四集團軍，必會得到蔣的支持。殊不知蔣早把第二集團軍當作自己的頭號假想敵，決心削弱其力量，豈肯與之平起平坐！結果馮案既未取悅於蔣，又得罪了閻、李，鬧成僵局。由於閻以「父患急病」為由，未出席會議，會議也不可能做出有任何約束力的決議，因此議決：做為初步裁軍方案，先將全國軍隊暫編四十八個師，每集團軍十二個師，待編遣會議正式召開後，再行調整。

八月二十八日，馮玉祥根據裁軍初步方案，第二集團軍現有軍隊（岳維俊、劉鎮華兩部脫離

後尚有三十四個師、二十幾個旅）縮編為十二個師：

暫編第一師	師長	韓復榘（原韓復榘軍之孫桐萱第十五師）
暫編第二師	師長	梁冠英（原孫良誠軍之梁冠英第二師）
暫編第三師	師長	吉鴻昌（原孫良誠軍之程心明第十八師）
暫編第四師	師長	馮治安（原秦德純第十四軍馮治安第二十三軍縮編）
暫編第五師	師長	石友三（原石友三第五軍縮編）
暫編第六師	師長	童玉振（原韓復榘軍之張凌雲第一師、劉驥第三十軍縮編）
暫編第七師	師長	程希賢（原鹿鍾麟第十八軍、韓占元第一軍縮編）
暫編第八師	師長	張維璽（原張維璽第十三軍縮編）
暫編第九師	師長	宋哲元（原宋哲元第四方面軍縮編）
暫編第十師	師長	劉汝明（原韓復榘軍之曹福林第十四師、劉汝明第二軍縮編）
暫編第十一師	師長	佟麟閣（原孫良誠軍之吉鴻昌第十九師、佟麟閣第十一師縮編）
暫編第十二師	師長	孫連仲（原孫連仲第十四軍縮編）

以上保留下來的部隊均為第二集團軍精銳，但其餘部隊也是馮玉祥多年的心血，當然也不會

輕易放棄。第二集團軍尚有未列入編遣的九個步兵師、五個混成旅、二個騎兵師及二個騎兵旅，被完整地封存起來，留以備用。以下開列的清單，僅是其中一部分：

暫編第十四師	師長 龐炳勳
暫編第十七師	師長 馬鴻逵
暫編第二十二師	師長 馬鴻賓
暫編第一混成旅	旅長 門致中
暫編第八混成旅	旅長 趙席聘
暫編騎兵第一師	師長 席液池
暫編騎兵第二師	師長 鄭大章

暫編第一師是在原韓復榘軍第十五師的基礎上組建的，這個師是韓最基本的部隊，嗣後韓發動「甘棠東進」，就是以這個師為核心力量。原第十五師老師長孫桐萱在彰德大戰中受傷，一度離隊休養，現又歸隊擔任副師長。接替孫擔任師長的趙仁泉留在韓師任旅長。暫編第一師參謀長還是韓復榘的老搭檔李樹春。

原韓軍第十四師併入劉汝明的暫編第十師（番號後易第二十九師），且成為該師的主體，原

十四師老師長曹福林也曾在彰德大戰中負傷，現任暫編第十師副師長，這就是為什麼韓日後發動「甘棠東進」，曹即能立刻拉上隊伍回應的原因。接替曹任原韓軍第十四師師長的徐桂林留在韓師任旅長。

原韓軍第一師併入童玉振的暫編第六師（番號後易第二十五師），也是該師的主體，副師長為張自忠，原韓軍參謀官吳化文在該師任團長。中原大戰後西北軍解體，童即往山東去投奔韓自有其歷史淵源。後接替童擔任二十五師師長的張自忠與韓關係一直很好，也不是沒有原因的。原韓軍第一師師長韓文秀留在韓師任副官長。

韓復榘第六軍的三個主力師在這次編遣中基本全部被保留下來，只不過記在韓名下的只有原第十五師。

九月七日，馮玉祥任命鹿鍾麟為豫魯剿匪總司令兼河南剿匪總指揮；孫良誠為山東剿匪總指揮；任命劉郁芬為陝甘剿匪總司令；宋哲元為陝西剿匪總指揮；孫連仲為甘肅剿匪總指揮。

在擔任「方面軍總指揮」職務的馮軍嫡系將領中，榜上無名的只有韓復榘和石敬亭，而「連個沒有帶兵、沒有立戰功的石敬亭也代理了山東省主席。」（鄧哲熙語。）（註八）

馮玉祥的這一任命在第二集團軍中引極大震動，因為無論從資歷、才幹、戰功以及時下所擔任的軍職來權衡，「河南剿匪總指揮」一職非韓復榘莫屬，然而這一職位偏偏要被空缺，由鹿鍾

（註八） 鄧哲熙：〈韓石叛馮和閻馮聯合反蔣的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四十八頁。

麟兼任。雖說「剿匪總司令」、「剿匪總指揮」一類的頭銜只是虛職，但馮玉祥卻賦予它某種特殊的含意。馮就是要通過這一任命向全軍明白無誤地表明：隨著北伐戰爭的結束，韓復榘將逐漸從軍隊中淡出。

張之江、李鳴鐘的今天，就是韓復榘的明天。

從來視榮譽為生命的韓復榘在感到屈辱的同時，也不免心灰意冷。他原以為將近兩年時間的攻城掠地、屢建軍功，總可些許化解與老長官之間的芥蒂，但到頭來只是一廂情願而已。

北伐期間，馮玉祥之所以視韓復榘為「一個寶」（石敬瑭語），屢委重任，說到底，就是韓能克敵制勝，不辱使命。戰爭期間，打了勝仗，可以掩蓋一切矛盾和猜忌。而一旦無仗可打時，韓痛心地发现，馮的目光又變得陌生和遙遠了……

最令韓復榘寒心的是，馮玉祥對他「一度投晉」，始終耿耿於懷，不能釋然。一次，韓致電馮，催發官兵軍餉。馮覆電說：我這裡沒有錢。你如果要錢，可以到太原找閻總司令！（註九）韓深受刺激。

馮玉祥對下屬說話，一向口無遮攔，他或許沒有想到，可能就是因為這樣一句話，最終讓他和他嘔心瀝血、苦心經營的團體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馮、韓之間的芥蒂究竟何在，長期以來一直是人們熱議的話題，可謂眾說紛紜，莫衷一是。

（註九） 陳紹嶽：〈開封訴苦〉，《一代梟雄韓復榘》，第三十八頁。

某些西北軍人不厭其煩地散布說：馮玉祥始終沒有真正原諒韓復榘的「一度投晉」；韓復榘也因曾「一度投晉」，而始終對馮玉祥「心存疑懼」。這種說法顯然是太膚淺了。

馮玉祥與韓復榘相處多年，彼此之間實在是瞭若指掌。馮早就看出韓「必非久屈為人用者」。（其實馮本人又何嘗不是如此呢？）長期以來，一直令馮警惕的是，韓的「人氣」很旺，在他周圍總是聚集著一批精英，「十三太保」中多一半都是他的至交，就連天不怕、地不怕，除了馮誰也不放在眼裡的石友三，也惟韓馬首是瞻。馮預感到某種潛伏的危機。

更讓馮玉祥不安的是韓復榘的獨立人格。韓頑固堅守獨立思考的底線，凡事都有自己的意見，並直抒胸臆，鋒芒畢露。西北軍人都說：「四先生（韓兄弟排行第四）有犯上的毛病。」而這恰恰是犯了馮之大忌。馮需要的是永遠「以總司令意見為意見」的馴服工具。

最讓馮玉祥擔心的是，韓復榘率性而為，膽大包天，不計利害，敢為人先，常有驚人之舉。馮恆有難以駕馭之感。

既然如此，知人善察的馮玉祥為什麼還要用韓復榘呢？馮畢竟是做大事的人，要真槍真刀打天下，至少在目前，還不能沒有韓。於是便出現這樣一種怪現象：打起仗來，韓是個寶；和平時期，韓就被冷落在一邊。

日後韓復榘與馮玉祥之間隔膜日厚，芥蒂日深，終至公開破裂，演成兄弟鬩於牆之大悲劇。韓復榘率暫編第一師在陝州駐紮不足一個月。陝州位於黃河岸邊，距三門峽不遠，是一座歷

史古城，素有「四面環山三面水，半城菸樹半城田」之說。陝州距陝西不遠，今之陝西省，即因位於陝州以西而得名。陝州老城北城牆上有「分陝石柱」，據傳有三千年歷史，因風化侵蝕，原「周召分治」字樣已全無。一九六〇年，三門峽大壩攔洪後，因陝州城池位於水庫淹沒區，居民全部搬遷，變成白茫茫一片空地，現已闢為風景區。

馮玉祥離汴赴寧上任前，先去陝西視察。九月十三日晨六時，馮專車抵陝州，韓復榘、李樹春等到站迎接。馮檢查韓師內務，並指示韓：一，拳術為吾國千年前之武藝，用以活動身體尚可，作戰殊不適用。二，當注重衛生，親自檢查各處。(註一〇)九時，韓搭馮專車，陪馮同赴西安。二十七日，馮在西安與韓及劉郁芬談軍隊編制事。

九月底，韓復榘師接童玉振師防，移駐潼關。童之暫編第六師(第二十五師)移駐開封。

十月六日，韓復榘隨同馮玉祥乘汽車從西安回到潼關，是時，韓師已進駐潼關。馮集合韓師官兵講話，「獎譽該師戰功卓著」。(註一一)晚飯後，馮與韓在潼關城上散步。

馮玉祥於次日離開潼關，返回開封；十月十一日離汴，南下赴寧上任。

潼關左背峭壁，右臨黃河，關城在山河之間，扼喉而起，重樓疊堞，極其雄峻。河之北，山如屏列，已屬山西省界。韓的師部就設在城北的道尹公署內。潼關縣縣長是王佐舟。

(註一〇)《馮玉祥日記》，一九二八年九月十三日。

(註一一)《馮玉祥日記》，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

潼關這一地理名詞，始終與馮玉祥、韓復榘的命運聯繫在一起。袁世凱當政時，馮第一次出潼關剿「白狼」，時任旅長，韓只是個排長；直皖戰後，馮第二次出潼關，驅逐陝督陳樹藩，時為混成旅長，韓時為營長。第一次直奉戰起，馮率部入潼關參戰，已是師長，韓時為團長；北伐期間，馮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的身分入潼關參戰，韓則以軍長之尊險些在潼關棄官而去；而最終導致馮、韓分道揚鑣，西北軍由盛而衰的那次歷史性的事件也是在潼關附近的華陰和陝州爆發的。無怪乎馮日後在他的回憶錄裡發出這樣的感慨：「我決計沒想到以後幾十年的軍事生活，始終與它有關。潼關！潼關！你的印象已永遠留在我的腦子裡了。」（註二）

十月二日，國民政府委員會第九十八次會議議決：正式取消各集團軍名義，全國軍隊（東北地區軍隊除外）統一編為第一至第四十八師（第一集團軍十三個師、第二集團軍十二個師、第三集團軍十二個師、第四集團軍五個師、雜軍六個師）。

馮軍暫編第一至第十二師番號，改為全國統一番號第二十至第三十一師。韓復榘任第二十師師長。

第二十師 師長 韓復榘（後易李興中）

第二十一師 師長 梁冠英

（註二）《馮玉祥日記》，一九二八年十月六日。

第二十二師 師長 吉鴻昌(後易程心明)

第二十三師 師長 馮治安(後易魏風樓)

第二十四師 師長 石友三

第二十五師 師長 童玉振(後易張自忠)

第二十六師 師長 程希賢(後易田金凱)

第二十七師 師長 張維璽

第二十八師 師長 宋哲元(後易馮治安)

第二十九師 師長 劉汝明(後易張允榮)

第三十師 師長 佟麟閣(後易吉鴻昌)

第三十一師 師長 孫連仲

新任命的十二位師長都是馮玉祥的嫡系將領，其中八位是老將，四位是後起之秀。

第二十師編制：

師長 韓復榘 參謀長 李樹春 副師長 孫桐萱 秘書長 張紹堂 副官長 韓文秀

第五十八旅 旅長 謝會三(後易展書堂)

第五十九旅 旅長 徐桂林

第六十旅 旅長 趙仁泉（後易李文田、萬國楨）

炮兵團 團長 李軒德

手槍隊 隊長 揚樹森

展書堂、李益智、萬國楨、史慶棠、趙心德、陳友賢、黃志法、張青秀等任團長。

第二集團軍所屬為第二編遣區，除第五方面軍岳維峻部劃歸中央編遣區外，馮玉祥將編餘部隊又編成暫編師，留以備用。

暫編第十四師 旅長 龐炳勳（第二十軍縮編）

暫編第十七師 旅長 馬鴻逵（第四軍縮編）

暫編第十八師 旅長 井岳秀（陝北地方部隊縮編）

暫編第十九師 旅長 萬選才（第八方面軍第二十八軍縮編）

暫編第二十師 旅長 劉茂恩（第八方面軍第二十六軍縮編）

暫編第二十一師 旅長 楊虎城（第十軍縮編）

暫編第二十二師 旅長 馬鴻賓（寧夏回軍縮編）

暫編第二十三師	旅長	馬騏(青海回軍暫編)
暫編騎兵第一師	旅長	席液池(騎二軍暫編)
暫編騎兵第二師	旅長	鄭大章(騎一軍暫編)
暫編第一混成旅	旅長	門致中(駐甘部隊改編)
暫編第二混成旅	旅長	甄士仁(陝西地方部隊改編)
暫編第三混成旅	旅長	趙景文(馮玉祥嫡系部隊)
暫編第四混成旅	旅長	馬麟(青海回軍改編)
暫編第五混成旅	旅長	裴建准(甘肅地方部隊改編)
暫編騎兵第八旅	旅長	趙席聘(馮玉祥嫡系部隊)
暫編騎兵第九旅	旅長	蘇雨生(綏遠地方部隊改編)

以上部隊真正能為馮玉祥所用者，僅為門致中、趙席聘、鄭大章、席液池、趙景文等嫡系部隊及龐炳勳、馬鴻逵、馬鴻賓等准嫡系部隊。

十月，國民政府對原第二集團軍高級軍政人員發表了一系列的任命：任命馮玉祥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軍政部長；任命鹿鍾麟為軍政部常務次長；任命薛篤弼為內政部長(後任衛生部長)；任命曹浩森為軍政部陸軍署長；任命熊斌為軍政部航空署署長；任命虞典書為軍政部總務所所

長；任命徐庭瑗為軍政部兵工署副署長；任命賈玉章為軍政部軍需署副署長。

馮玉祥到了南京，出席各種會議，依然穿著西北軍北伐時的灰布軍裝，戴著很舊的八角帽，顯得很另類。時任軍政部次長的鹿鍾麟及時任內政部長的薛篤弼共同給馮上了一個「簽呈」，曰：「請總司令把帽子換一下。」馮在「簽呈」上批了幾個字：「要的這個樣」。（註一三）

九月二十四日，孫連仲被任命為青海省政府主席；十月二十一日，宋哲元被任命為陝西省政府主席；十一月一日，門致中被任命為寧夏省政府主席。而孫良誠早在五月二十一日就被任命為山東省政府主席。

韓復榘又被「晾」在一邊。

北平特別市政府市長何其鞏（一九二九年六月易張蔭梧，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易何思源）

財政局長 舒雙全

土地局長 黃中漢

工務局長 華南圭

教育局長 李泰芬

衛生局長 黃子芳

公安局長 趙以寬

社會局長 趙正平

公用局長 李光漢

秘書長 沈家匯（後易沈家驊）

（註一三）鹿齊：〈讀後感〉，《在馮玉祥將軍身邊十五年》，第二百零二十一頁。

山東省政府主席 孫良誠(未到任前石敬亭代理)

民政廳長 陳雪南(後易張吉墉) 教育廳長 何思源

財政廳長 魏宗晉 建設廳長 孔繁蔚(後易李慶施)

秘書長 李慶施(後易王子芳)

青海省政府主席 孫連仲

民政廳長 林競(後易王玉堂，楊希堯代理)

建設廳長 馬騏(後易馬麟)

財政廳長 郭立志(鄧德堂代理，後易袁其祚)

教育廳長 張愛松(代理)

秘書長 袁其祚(一九二九年四月易張愛松)

寧夏省政府主席 門致中(一九二九年七月易吉鴻昌，一九三二年六月易馬鴻逵)

民政廳長 邵遇芝 建設廳長 魏鴻發

財政廳長 扈天魁 教育廳長 李世軍

秘書長 趙雪田 高等法院院長 王芝庭

省會公安局局長 祝國瑞

孫連仲出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半年之後，又調任甘肅省政府主席，在蘭州娶羅氏為妻，羅夫人為前清端王載漪之後。一九〇〇年庚子之變，八國聯軍入主北京，清廷為與列強議和，將力挺義和團的端王載漪定罪，發配西北。端王後裔改姓羅，三位女兒嫁給西北軍的三員大將，他們分別是甘肅省政府主席孫連仲、寧夏省政府主席門致中和西北軍師長魯崇義。按清朝習俗，西北軍三員大將娶了前清王爺的三位「格格」，西北軍也就出了三位領兵的「額駙」了。

